

朱子大全

冊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七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一之揆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躡等遽論熹於四子後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林一之

所示疑義悉已附注鄙見於其下大抵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亦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養氣一章却條暢所以如此只爲此章不雜其它說支蔓耳此得失之證甚明不待遠求也

答林一之

二解垂示足見別後進學之功悲冗亡慘未暇細考然其  
大指似已多得之矣但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  
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忒自無獻公吉父之惑也集注所  
疑亦甚精密但天之生物不容有二命只是此一理耳物  
得之者自有偏正開塞之不同乃其氣稟使然此理甚明  
程張論之亦甚詳悉可更詳考當見其意告子之失乃是  
不合以生爲性正是便認氣爲性故其稟不能不同此亦  
當更細消詳也二十五畝爲貢恐是印本多二十字此眼  
前事不應如此之誤至如實皆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  
折除公田二十畝如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  
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畝中剋除廬舍而實  
計則亦可揍成什一注中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間無本  
檢不得然此亦是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

大指之略通可也如來喻商人以七畝爲助此語亦疎蓋  
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法則須計  
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  
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爲廬舍方成八家各助  
耕公田七畝也如謂熹說商人九分取一周人十分取一  
恐亦非熹本文商人九分取一除廬井則爲十分取一如  
前所云固自分明周人則鄉遂溝洫用貢法而自賦自不  
妨十分取一唯都鄙井田用助法則爲九一然如前說去  
其廬井則亦不害爲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張  
子遺法不可見李泰伯平土書集中有之亦不在此然此  
等姑緩之亦無害正唯義理之大原與日用親切功夫不  
可不汲汲耳

示效錄答李堯卿唐咨

示及疑義已悉奉報但恐且當據見成文義反復玩味自見深趣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爲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爲吾道得此人也鄧守下車旣久諸事當一新鹽筴已囑鄭丞趙糾言之未知能勇爲否所示鬼神之說甚精更宜玩索使凡義理皆如此見得有分別而無滯礙則理其可窮矣但所云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亦須知未始不長存耳

答李堯卿

皆集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妄意推求其說以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固仁也而亦莫非愛也親貴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亦仁也而亦莫非愛也所以安之所以信之所以懷之此則理也非愛也理則根原

來處確然不可易者也愛則指其見於用者言之故愛  
屬乎情愛乃仁之一事理屬乎性而理乃仁道之大全  
思故愛不是仁而愛之理則仁也理者性也愛者情也性  
不則體情則用仁之爲道本性而該情而心乃性情之主  
乎主乎性則所以然之理莫不具於心主乎情則所當  
然之愛莫不發於心由是而理完於此由是而愛行於  
彼皆心有以主之則仁豈非心之德歟

愛之理所說近之心之德更以程子穀種之譬思之  
道千乘之國章集註謂五者相承各有次序竊意有土  
有民無非事者敬其事則心專在是纔敬便有信底意  
思民便有觀感之心不敬則心不在焉事便鹵莽便無  
終始全無誠意何以示信於民哉既敬而信則主一之  
功到而無不慤實者其自奉必薄必能節以制度矣制

度無非出於民者既知省節必是以民爲念而知所以愛之也愛之則不敢傷之必欲厚其生然非及時以耕則其生亦無自而厚故使之必不違其時矣不審於相承之意是否

此等處須看有能如此後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見曲折

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宗廟之祭設尸謂以人類求之五祀有尸其義如何

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據禮家說祭山川亦有尸其詳不可考矣

論韶武者大槩不出揖讓征伐二條程子則兼大傳爲

說集注兼性之反之爲說以中庸三知三行觀之及其  
成功一也既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  
也何也莫是生知安行終不可得而並雖曰學知利行有  
可企及之理恐亦只是全盡得許多道理論其天成渾  
然處其氣象終有間否

不惟大傳之說不足信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  
差如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  
在

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  
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遲之所當祭想無後  
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敬而遠莫只以五祀爲戒也然  
以子路請禱觀之則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程子謂子路  
以古人之誄對則是子路但舉此誄詞謂其有此禱之

理爾意不在指所禱之神以爲請否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旣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先生答安卿忘食忘憂是逐事上看一憤一樂循環代至今略借一事明之學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此發憤忘食底意及其得之深乃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此樂蓋以忘憂底意想其逐事上皆有此義故一憤一樂循環代至然亦不以此而終身其言不知老之將至蓋謙己勉人耳觀耳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而言况所謂憤耶

此說得之然亦太拘滯矣須看它立言意思如何不可似此泥著也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

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某竊意宅百揆總元戎  
之任與高臥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本無大小之  
分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  
無一事吾之所以爲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  
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否

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此須意會不  
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太王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  
昌則太伯遜位而去莫是翦商之事在我雖不從而難  
必於後人若不遜位而去則又兄弟爭國違父之命己  
先失德此所以固讓也太王既有避狄之心何故又萌  
翦商之志於數十年之前莫是以其理與天命推之知  
商之必亡周家世世脩德知不能違天命之眷付耶方

其去豳也為民之故不欲驅之鋒鏑及其傳季歷以及  
昌亦為民之故必欲救之水火之中故避狄翦商亦時  
焉耳而已事雖不同其心則一均之為民無所利也  
太伯只是不欲為此事耳今亦未見其曲折不須如此穿  
鑿附會也

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  
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  
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  
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  
今之成材也難

子罕言利程子謂計利則害義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  
何也

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之則流於貪

欲之私耳

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  
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  
其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  
善之理非若其它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  
企及也

此說得之

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贅及執圭則  
升堂有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攝齊否  
執圭而升則足縮縮如有循自不至攝齊矣

未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  
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  
至過授否

得之

明衣之制

未詳當闕

答李堯卿

禘說舉趙伯循謂魯太廟以周公為始祖以文王為配

趙莫只是以意推之否

春秋纂例中引證甚詳

每事問之義如何

蓋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

事不得不問耳

比干之忠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

詳味孔子之言比干恐不是一事之仁

祭有小大有天地之祭山川之祭社稷之祭又有所謂

五祀之祭及先祖之祭不知隨其大小各有其神耶抑  
天地間只一理感通耶竊嘗思其說天地之間自其成  
形而觀之或小或大不能無別故王者既爲天下之主  
則天地之大自然當之故王者祭天地而推之諸侯爲  
一國之主則境內之各山大川諸侯祭之士爲一家之  
法則家之有門戶中霤之屬爲士者祭之若夫社稷則  
專爲民而設凡有土有民者莫不各有所建社稷而祭  
之必有祖而祖在所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先  
祖之祭若論小大之制則因王公士庶而爲之等差其  
祭秩不能無分別也若論其所以致祭之理則所謂如  
大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誠之不可揜處則上而王者之於  
天地下而士庶之於五祀祖先其感通只一理耳上蔡  
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卽此而推天地精神便是

王者精神其鬼神之神感通之理不容有所分別也妄  
意推求不審是否

大槩如此然更有分別曲折處宜詳味之

三代革命何故要改正朔夏時既正必欲改之商周無  
乃好異而未盡相承之義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此時序  
之正必欲改之無益於事祇見亂天時耳其改之之義  
謂何

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耳目古人蓋有深意而子丑之月亦  
有可爲歲首之義

孔子於定公時墮三都欲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邾圍  
之不克聖人舉事自是精審何故邾不肯從命及圍之  
又不克何也

三都當墮是時又有可墮之勢故因而乘之孟氏亦非不

肯墮但其守者不肯因喚醒了孟氏耳

某往年與先兄異居不知考禮經輒從世俗立家先龕子妄意按溫公書儀立牌子不知用古尺只用匠者尺頗長大且實植於跌考用紫囊妣用緋囊考妣共用一木匣從上罩下至跌伏承台誨云而今不可動謹輒再有懇請家中所設之主既不可動尋常只講俗節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禩祭某皆預陪祭執事之列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祭祀祧高祖而祀先兄爲禩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闕高祖之祭下無禩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遇當祭禩之月亦欲私舉禩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庶子祭禩於禮經不合

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遽以義起也况有俗節自足展

哀敬之誠乎

某家中自高祖而上三墓埋沒草間高祖墓又被曾叔祖以不利其房下欲改葬方發故壙見其中甚温燥倉皇掩塞墓面磚石狼籍自先世皆不及整三墓相去三四里之內又在田頭某往來其下甚不遑安今欲重脩整春秋薄講墓祭之禮令舍姪主之不審於親盡之墓合祭否

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衆子孫當何如伯叔父母兄弟孫姪嫡子衆子及再從三從已往忌日又當如何

橫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且主祭者易以黻素之服可也

答李堯卿

前書所喻大學改字處已報方簿矣鄭氏字不必去亦無害也盡字固可兼得切意恐切字却是盡於內之意若只作盡字須兼看得此意乃佳耳康誥小序以爲成王封康叔之書今考其詞謂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又多述文王之德而無一字及武王者計乃是武王時書而序者失之向來於或問中曾有此一段後覺其非急遂刪去之今亦不必添也但存此一句讀者須自疑著別去推尋也

答李堯卿

或問所釋皆因經文獨致知舉程子五條於格物之前何也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故或問於此章一袞說去否

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

窮理舉延平先生說推其意亦不出於程子謂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有所不逮者莫是延平窮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若偶於此一事尙未能遽爾融釋是終爲此一事所拘不若程子云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或先其難此便是所不逮處否

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

窮理之學於六十四卦大象便是貫通處否  
貫通須是無所不通如此說却拘束了

經文先從明明德於天下節次說來說至下工夫之處始謂致知在格物又從物格知至節次說去說至成功之終處謂天下平所以如此反覆推說者欲人知夫進

功之序則不可不勉又知夫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於  
傳之十章則專以進功爲言蓋進功之序在學者當深  
知其然則成功之驗自可終耳此傳文釋經之意也  
此說得之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  
之氣莫是那相關不斷底意可以見浩然者本自聯屬  
又交花對語便是無不慊與不餒底意否

只是大意如此難似此逐字分析也

仁則通上下言聖則造其極孟子於三子清和任各以  
聖言之此語涉於通上下否

三子清和任正是造其極處

天地之塞吾其體云云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  
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

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答陳安卿淳

仁字近看未審認得意是否請質諸明訓之下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卽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温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爲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如

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  
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  
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  
麻絕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  
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脈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顏  
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  
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  
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

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  
志學是於斯道方識得大綱大體其心一直向乎此以  
求之視聽寢食講論思索無時不念念在此更不參差  
插雜轉慮却顧遲回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不決此卽格  
物致知用工處也立是於大綱大體已把得定確然有

主於中持之堅守之固而不爲外物所遷奪此卽誠意  
正心脩身用工處也不惑是於大綱大體中又極節目  
纖悉皆昭晰明徹灼然真知其蘊而無一理之或疑矣  
此卽物格處也知天命是又總其精粗大小根原所自  
來處全體廓然洞明而會萬理於一本矣此卽知至處  
也耳順是我與理一徹表徹裏無間隔違逆聲纔入心  
便通不待吾有以聽於彼凡入吾聞者無非至理精義  
此又物格知至之熟處也從心則心體渾淪是義理如  
一團光潤良玉如百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凡  
有動皆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喜怒便怒惻  
隱便惻隱羞惡便羞惡無不從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  
繩規矩之至絕不容一毫有我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  
身修之熟處也不審如此分別得否

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餘則來說得之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據其妻太叔事亦大節目處悖理傷義如此其他更不足道矣孔子却不沒其善而許以好學下問何也恐此句直就問謚處說當時人作此謚其本意所取者在此故特因其說而言之亦姑語其大槩而已非美其有是善而許之否

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陳文子棄馬十乘章集注云去之它國不能審度輕重而卒反於齊焉輕重字何所指而言之恐重只是去他國不能請方伯連帥以討崔子之罪而輕又不能終守

其自潔之節乃恋恋復反其故居云

陳文子以崔子弑君而去齊可也它邦未有是事乃以爲猶崔子而去之所謂不審輕重者此也

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理義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爲惡一邊說也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心但於日

間合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艱故或敝則闕其用亦不能  
能恣然忘情於是物而不爲之嘆惜不審此於無憾意  
亦有妨否

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  
之心也

可也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上句可使南面亦  
有可字此可字乃實許之與下可字意不同不審以何  
別之

可字單稱與下文有所指者不同

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

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  
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  
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

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發憤忘食是始者著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二者先後自不同而氣象亦自不相並按集注意是二者齊著力到老如何是二者之辯處恐在學者於此有先後之截而聖人生知安行徹始徹終渾是如此將那箇截做先將那箇截做後但以其序而言則且如是分別否抑嘗玩味此章三句固是謙己勉人如此然亦可見聖人之心別無它從生至死全渾淪在義理中相與周流不少離而身事物之念皆灑然不凝於習次也不審是否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

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來喻未然而集注亦未盡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  
胸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美而飫飽臨乎哀戚之地此  
心爲之感動而吾之哀樂亦興然於食蓋不下咽矣豈  
能甘美而飫飽也哭者哀之至弔死而至於哭必其情  
愈之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思感傷悴中情之所形必  
豈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之退而便歌樂此二者皆天理  
聖自然而然真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強爲者聖人  
但以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情性之正本中而達  
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質之日用間則此事更有  
曲折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  
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  
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僞難揜力辭而峻拒則又恐

拂情而近於經經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不  
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間不化或  
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宅所與夫送人之葬而與飲胙  
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  
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

聖人情性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爲正  
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  
喻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  
起不可醉飽

程子曰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又謂命爲中人設  
上智更不言命然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公伯寮其  
如命何皆斷以命而安之之辭何也命遇之說望爲剖

示

三語皆必其不能爲害之詞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也

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其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  
子路請禱集注舉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程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曰子之於父臣之於

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然世俗纔疾病則靡神不禱靡祀不脩此乃燭理不明而惑於淫怪不知死生有命在天彼沉魂滯魄安能壽之而安能夭之是特鄉閭庸夫庸婦鄙陋之見耳今子路如此舉而諸家如此說則亦

有此理而或可為之耶  
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為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

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

又爲何如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感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喜怒哀送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先生嘗說善人不足任道狷者剛介有守有骨肋做得事如曾子孟子皆過於剛如文帝是善人只循循自守武帝有狷底氣象足以大有爲又嘗說孟子比原憲則憲狷介謹守有餘然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做得事其說狷字意不同何也

狂者志高可以有爲狷者志潔有所不爲而可以有守漢武帝不是狷恐聽之不審也武帝近狂然又不純一不足言也

爲善則福報爲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

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

淳向者道院中常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淳彼時不及細審後來思之心本是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謂之有動之理然既是常惺不恁地瞑然不省則謂之有動意亦豈不可耶而先生却嫌意字何也恐意字便是已發否抑此字無害而淳聽之誤也凡看精微處恐易差更望示教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爲驗也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昏禮用命服程子常論之矣然以得爲悅言之恐涉於

以利言也若其意在於爲悅則終是令人有忤容不審於禮果合如何淳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

答陳安卿

大學舉吾十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感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大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知日進不已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

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注於耳順  
二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在  
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  
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  
學則亦漫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  
大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爲學之序言  
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  
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  
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格知已至

細思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  
有略相似處今窺測它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  
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  
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

學者當以此自考耳

即來教孔文子章云此章固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  
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淳謂自聖人平心  
泛論人物言之則凡有一善之可稱雖元惡大憝亦必  
取之如天地之量無所不容自學者精考人物言之則  
聖人所取之善當實體以為法而其不善則亦當知所  
以自厲

大槩是如此然不必說得太過却覺張皇無涵蓄意思

再思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

思

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

二番思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來教

云三語皆必其不能爲害之辭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淳竊謂三語皆是必其不能爲害之辭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雖曰命而實在主於理渾不見有天人之間辨彼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本不顧夫理義之當如何但以事勢無可奈何遂委之命以自遣而實未能自信乎命與聖人之所謂命者自不同程子所謂命爲中人設卽此等所謂命耳故在聖人分上則此等命不足道也是則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者事同而情異焉不審是否

聖人所謂命者莫非理

上二語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己也下一語是爲子服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未知其命之如何但知公伯寮之無如此何耳

來教論夷齊云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  
不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  
不便利處退後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淳詳此竊  
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而爵位內必有所  
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  
付託而無歉然後於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  
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  
所承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  
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  
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以天  
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聞于天  
子而撫國也此皆在己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  
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

而決然不敢以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爲而決然不敢以或爲此是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卽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干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

再問子路請禱

大槩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禱爾于上下神祇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

又嘗疑集注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

意豈有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不審此問少曲折更何如

聖人固有不屈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

大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應之此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既餒之氣因復爲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而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夭爲壽轉禍爲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却實行其禮則恐心足不相似

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爲之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

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主靜故魄定而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生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

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

得之

宰予晝寢云云予雖非顏閔之倫而在聖門亦英才高第皆聖人所深屬意者而予懈怠如此故云云

學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已前許多說話也

又前段云吾職分已脩而吾事業已畢乎吾生已足而吾將俯仰無愧乎云云

義理無窮若自謂四事都了而可以自安則雖不晝寢而已爲懈怠矣此段大支蔓語氣頗似張無垢更宜收斂就親切處看此事可否兩言而決耳何用如此說作耶而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己也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恐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語脉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仁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己無私然安敢自謂己無私乎來示數卷此一樣病痛時時有之

又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

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已是仁者之心耶抑求仁而其心當如是也曉此一字未徹

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

又呂氏四句正是解此意四句然不憚所難爲一句似亦只說得先難意而後獲意思不切如何

當時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有此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它說所及故存之於後耳

述而第三十二章既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許而第二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集注又謂皆我所不能有或者疑聖人之意不應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爲自許之詞而何有於我哉只謂其何但我有此衆人皆能如此庶前後意不相背淳爲說以破之曰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未嘗參差插雜當其有稱夫子以聖且仁者

故夫子辭之而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爲之不厭誨之不  
倦以自處此是爲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二事歸之夫子則又辭之以我所未  
嘗有此時爲謙之意是辭其有能以就無能也二處之  
言雖相襲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  
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  
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  
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  
也

論語或問說桓魋匡人不能違天害己處

此問病處亦與晝寢章相類

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

周詳謹密者何耶

云云此身爲天地  
附託至重云云

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爲然也

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就氣象說只是胸懷  
平坦寬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胸懷寬  
廣也

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注云盛德之容中正和  
平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爲陽而下  
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  
陽亦自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  
可得而指學者強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  
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  
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  
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

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  
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  
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  
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  
者也

此說推得亦好

泰伯之事集注云云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也  
大王乃萌是心睥睨於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  
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  
人何以爲至德集注所謂豈無至公之說又果何如

翦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据看書中  
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  
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而太伯之讓則是

守常而不欲承當此事者也其心卽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則有甚焉尙以成父之邪志責之誤矣

以能問於不能章集注採尹氏幾於無我幾字只就從事一句可見邪抑併前五句皆可見邪犯而不校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

顏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又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之云也

篤信好學猶篤行之云不是兩字並言既篤而又信否集注云篤厚而力也何謂厚而力只是其心加隆重於此而又懇切於爲之既不輕信而又不苟信否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信之意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

泰伯第十六章蘇氏有是德無是德之說所謂德者是

原於天命之性否

德字只是說人各有長處不必便引到天命之性處也

恫而不愿愿字何訓或謂謹愿則有不放縱之意或謂愿慤則有朴實之意二說各不同不審其義果如何第十七篇鄉原章亦引荀子愿慤之說

二說無甚不同鄉人無甚見識其所謂愿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集注又曰恫無知空空無能竊意恫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冥無識別是猶是也非猶是也空者空也空而又空是表裏俱空無寸長之實

此亦因舊說以字義音韻推之恐或然耳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

是也竊謂善者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  
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

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  
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爲正理不應反作如此  
說也

不得其醬不食集注云惡其不備也竊疑惡字太重似  
見聖人有意處

惡其不備非惡其味之不美但忘其貪味不苟食耳

集注中仲尼不易爲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辨  
則恐在當時爲可耳

不會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乃爲近  
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文之爲說大要只是有文理可觀之謂蓋凡義理之載

於經籍而存乎事物之間與夫見於威儀華采而爲盛德之輝光形於禮樂制度而爲斯道之顯及所引爲有文理之可觀者皆是云云

物相雜故曰文如前所說是也如下面分別諸說則恐未然如曰則以學文何以見其不爲威儀華采禮樂制度耶大學疑或問云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近改物字作類字竊意類字意固不重疊而字似少開不若只依物字

向來改此類字蓋爲下文專說人之明德故不可下物字若作物字卽須更分別人與物之所以異乃爲全備近已如此改之矣

或問云旣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竊甚疑若已字辭旨恐未明白欲改作亦非有甚間隔

若字意自分明未是真無間隔也

格物章或問云其所以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乃在其  
或真積力久心通默識之中此句曉之未詳

此處細看當時下語不精今已改定

或問又曰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  
此句曉之未詳不審此只是方其正一一格物時猶可  
勉勵用工夫以格之如所謂豁然貫通處必真積之久  
從容涵泳優游純熟不期而自到非彊探力索可擬議  
以至耶抑是既到豁然貫通地位便是真知透徹云云  
若於此而猶用力思索便是沛然自得

前說只以文義推可見何待如此致疑耶

或問所引書降衷以下八言雖皆所以證夫理而其相  
次莫亦有序否嘗試推之降衷自天賦於人而言秉彝

自人稟於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無妄也彝則理之  
一定而有常也常卽善之所爲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  
統言彝則指定言此二句方舉其大綱而下文則詳之  
天地之中統言天地間實理渾然大中無所偏倚爲萬  
邦之極而萬物之生莫不以是爲樞紐也此比所謂衷  
言則又加確矣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爲賦生之全  
體而性則實卽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  
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賦於人而詳其  
降衷之意也仁義之心仁義乃卽天命之性指其實理  
而心則包具焉以爲體而主於身者也此比所謂彝則  
又加實矣天然自有之中又細言是理之散於事物之  
間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無過無不及皆天之所爲  
而非人之力者而其實又不外於其心此二句又就性

而言合衷彝而結之蓋萬物雖各有當然無過不及之  
理然揔其根源之所自則只是一大本而同爲一理也  
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間所公共所以謂之道而其體  
則統會於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間而不根於其內也  
竊疑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以包天人事  
物體用動靜內外終始一貫爲說似於八言之下其意  
尤爲圓也而不之取不審何也

當時只以古今爲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語意差遠故不得  
引以爲證恐却費注解也

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自程子說中得之云云又嘗  
疑前面反復論難專以程說爲主蓋不可以復加矣至  
此段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未易以口舌  
爭其辭似抑揚低昂有左程右李別立一家之意

宅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疑之有

傳言謹獨正就誠意著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後說夫意之誠者既無所不盡真能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忤到此地位其勢決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弛其謹獨之勞焉所以防慮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至於間斷何也恐此時所謂謹獨與向時所謂謹獨者大不同

兩說不見其不同但說到此恰好著力不可間斷耳

絜矩或問云各得其分不相侵越廣狹長短平均如一此四句曉之未詳

所惡乎左便是左邊人侵了自家左邊界分而我惡之故我亦不以此待右邊人而不侵他右邊之左如此方得左邊界分分明又以所惡乎右者度之方得右邊界分分明

上下前後亦莫不然則四至所向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無偏廣偏狹之病矣

作新民是成王封康叔之語而或問中曰武王何也

此書序之誤五峯先生嘗言之舊有一段辨此後以非所

急而去之但看此與酒誥兩篇只說文王而不及武王又

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武王自稱猶今人云劣兄則可見矣

周公初基一節是錯簡

又雜疑中庸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

心人心只是就形氣上平說天生如此未是就人爲上

說然上文又曰或生於形氣之私乃却下私字何也私

恐或涉人爲私欲處說似與上智不能無人心句不相

合不審如何

如飢飽寒燠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它人無與焉

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  
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  
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  
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  
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  
如何

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  
各不同也

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  
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  
字卽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  
一身之主而人心爲聽命也不審是否

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  
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  
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  
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  
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  
同否

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  
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中庸尙綱條以爲己立心明之象不審如何以爲己立  
心明之象莫是有美在其中只要自溫好不用人知否

象字疑  
下同

此說得之然更宜詳味

答陳安卿

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嘗因是而推設使  
文王當武王之時則革命之事亦爲之否乎武王處文  
王之地則服事之禮亦如文王否乎竊恐此處皆繫乎  
天不由乎人使天果欲有爲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爲天  
果未欲有爲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爲聖人之心廓然太  
公如衡之平彼此一無所偏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  
初何容心預安排指擬於其間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  
不審是否此非本章正義但欲因其事變看聖人心耳張子謂一日天命未  
絕則爲君當日天命絕則爲獨夫天命絕否視之人情  
而已不審一夫之心未解還得爲天命獨未絕否抑許  
大公天下之命豈偏在一夫上到此則聖人用權之地  
惟幾微義精者乃可以決之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  
斂然終守臣節卽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  
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高堅前後大槩只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  
執捉也然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

事之近卽是日用間事但其理如是之高堅玄妙耳高

是理義原頭上達處如性天道所由也堅是理義節會難考慮

如數端參錯盤如數端參錯根錯節處前後是理義變化不居處仰者望而冀及

之貌鑽者鑿而求通之意瞻則視之方微見也忽則視

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工憤悶懇篤之際而萬疑畢湊欲

融未融之時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萌於此矣而夫子

在前却循循善誘不亟不徐而教有其序既博我以文

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

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己至此則堅高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可從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悅懌雖欲罷而自不能已於是又卽仰鑽博約之功所未精密而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更無去處然後向之所以爲堅高前後者始瞭然盡在目前如渠決水通大明之中睹萬象真見其全體之實卓爾直立於其所昭著親切端的確定而無纖毫凝礙遺遁之處矣然欲更進一步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由蓋前此猶可以用力此則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爲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不審是

否

卓爾卽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遁節會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諸家多以前爲過後爲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爲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而前者又似未是皆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過不及諸家又以卓爲聖人之中卓却是中然亦恐未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

此說甚善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  
中字然亦彷彿有些意思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無一息之停其  
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  
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  
體常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  
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  
是無一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  
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  
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  
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不審是否楊氏此  
章有不  
逝之說亦猶解中庸說死而  
不亡之意皆是懂異端處

此亦得之但范氏說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非

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可更詳之

學道立權章集注舉楊氏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且篤信是好學以前事既篤信而後能好學也今此於既學適道之後却言篤信何也恐信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如篤信而後好學者方只信箇大槩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各有主而此意所引篤字又應立字爲切否

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鄉人儼古人所以爲此禮者只爲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彊壯自無疑忌怯懾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

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惰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己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

恐是如此

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

此雖非大義所係亦當知之

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然今不可得而

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自天道言未發之前聖與愚同此一大本未有是四者之事而均涵是四者之理及其發也衆人之所自然中節處亦宛然是本底形見亦與聖人底無異自人道言則聖人未發全醒定既發則全中節衆人未發則本然底固在而瞑然不省其發則雖有中節時節而其不中者多矣如中庸此節四句據本文正義恐只是推原性情之本統就天道言若上文兩節乃是就人工夫言所以存中和之體而下文一節則工夫之極又所以致中和之用也然或問中曰以其天地萬物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則此處又不特是未分不在其中矣

既云大本達道則無一物不在其中矣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是有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

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

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

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默會矣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李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生人之類而言某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爲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今承批教復未之然某請畢愚見而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

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

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

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

先生批答李公有云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竊謂比干

不止是一事之仁只說此一事見其有仁耳蓋此大節  
目上不昏昧則是性綱已舉其餘自可類從然詳夫子  
所以許之之意蓋亦重在此處以是爲主而於全德無  
所妨故耳固非謂止此一事有仁而其他尙有不仁處  
亦非謂全體渾然無闕而不容止以此一事偏指之也  
故此三仁之仁與一事之仁固異而與合下來全仁者  
亦自不同先生答李公又云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  
能無入而不自得須要理會竊謂須是知止有定然後  
無入而不自得也

得之然亦須有涵養工夫也

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  
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  
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

理言之否

非但同理亦同氣也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  
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  
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  
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  
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  
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  
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  
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  
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  
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  
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

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  
樁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  
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  
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  
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  
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  
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  
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  
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  
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  
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  
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  
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

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  
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  
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丞  
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  
與天地流通必有徵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  
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  
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  
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  
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  
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  
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  
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  
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

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

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

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

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

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

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

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

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

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心

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

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

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

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

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  
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  
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  
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  
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  
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  
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  
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  
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歿之  
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  
害其所長所胎所歿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  
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  
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

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袞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

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  
皆過當併望正之

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  
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  
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  
盡矣

答陳安卿

知在王丞處甚善且得朝夕講學有商量也昨所寄諸說  
久已批報但無便可寄今并附還又堯卿一紙煩爲致意  
達之也前此所問主祭事据禮合以甲之長孫爲之乃是  
若其不能則以目今尊長攝行可也如又疾病則以次攝  
似亦無害異時甲之長孫長成却改正亦不妨也爲僧無  
後固當祭之無可疑但宗祭說未暇細考後更奉報

答陳安卿

淳前日疑大學或問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淳竊謂真能知所止者必真能得所止而定靜安慮上下一以貫之當下便一齊都了中間實無纖毫間隔乃聖人地位事也上文若已無云者其接真知所止必得所止之意誠爲快然既曰無矣而又繼以甚者則是亦有些間隔而不甚多之辭也恐甚字與無字又不相應否然曰所以欲將若已無字換爲非有字若之爲言似也雖似如此而其間亦有少過度處也健步勇往勢雖必至而亦須移步略有漸次也

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爲一袞事耶

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

別

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

一之寄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温公謂當書姓

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之辭又當如何

宋故進士或云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略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一之卜以三月半葬併改葬前妣祔于先塋以前妣與

其先丈合爲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又別爲一封

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

不審是否則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

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

一之所處得之昭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如父爲穆則

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爲穆王季武王爲昭此可考也

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

熹家不曾用

答陳安卿

太極者天地之性而心之體也一元者天地之心而性情之會也陰陽慘舒者天地之情卽性之流行而心之用也不審是否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更以此語參看

前者納去心說後來覺得首語說天心不的當今改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不知是否

改得語意全備甚善

先生答妻父鬼神說云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晦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間公共之氣體言之淳恐只是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卽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子合以爲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

上蔡說是

魂魄二字向聞先生說發用處是魂定處是魄記事處是魄小兒無記性不定疊皆是魄不足又先生答梁文叔書謂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魄也耳目中之煖氣魂也淳竊以爲魂不離氣魄不離體魂則氣上一箇活處其所流行而不息發越而有生意者也魄則體上一箇精處其所真實確定凝然而不散漫者也

魂魄且如此看不須更支蔓言語間未能無病久之自所見得失今不須苦求也

與王丞論者則太支離矣王丞說魂即是氣魄即是體却

不是須知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可也佛氏說地水月火風亦相類

之不受日光處其魄也故十六以後謂之生魄其受日光

處則其陽氣之明也故初二三以後謂之生明蓋日月只

是陰陽之氣非實有形質也出其微曰未既發數出於

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舊認作

未生以前天理未有所降賦時近思此說恐幾太過人

既未有生則不得謂之性也明矣更何待如此言耶疑

此所謂以上云者似只說其從未感物以前至於所以

生之始云耳恐非離人言天虛說未生以前事

此說費力恐只合仍舊更思之

赤子之感於物自天然發處有發以人處如啞鳴震悸

則天然之發也如飲乳轉盼孩笑者則發以人處也又

此有人之天處有人之人處如良知良能人之天也順情

則喜逆情則怒凡其嗜好則人之人處也

所以感者皆從外生所以應者皆從中出

靜中之知覺伊川以復言之乃其未發者也然先生復

卦贊曰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又曰有茁其萌有惻其隱

又自有生意何也常思之羣陰固蔽之中一陽之萌生

生之心就本位上已略萌出其端但未到發達出於外

耳是所謂闖然者在人則為萬事沈寂之際其中虛靈

知覺有活物者存即此便是仁者生生之心就生體已

微露出其端矣但未到感動出於外耳是所謂有茁其

萌者與伊川說無異惻隱則又在茁萌已後乃已發見

處達而為惻隱也若以時運言則丑盡子初為復以月

運言則晦盡朔交爲復以日運言則黑極而微露於東  
爲復在人言則赤子初生者復也以神識言則神初發  
知者復也

闖字後來亦欲改之但未有穩字耳茁萌惻隱却是正指  
初發處日運以下有說得太遲處更消息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七

則天然之發也如飯乳則樂極矣者其發以人而為也

有人之天處有人之人處如夏知良能人之天也

則喜並清則怒凡其嗜好與人之人處也

所以感者皆從人生所以感者皆從中出

學中之知覺即所以復言之乃其未發者也餘先生

御觀矣坐未文公文藥卷發在十子有西其晴有側其

又自有生意何也常思之其體固蔽之中一時之萌生

生之心就本位上已略顯出其端但未到發處止於

時發與日顯以不肖猶尋太靈與更節惠之其中心

顯字發來亦發也女曰未存發字其苗與地顯味長五

故善與母顯其發未顯感動其外耳是所謂有也其

顯發五人言顯亦乎顯其善發以林顯言顯林顯

顯言顯顯顯顯交善發以日顯言顯顯顯而顯顯故東

補遺

李堯卿問近思錄生之謂性性卽氣一段

此段看得好更詳味之在明衣之制未詳當缺後

陳安卿問子賤之成德實出於聖門夫子歸於魯多

賢者聖人謙厚於此事可見而蘇氏說恐未盡

不然在一樣病痛時時有之之後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